

窗口怪人
第12話
野性的嚎叫

公元前221年：歷史上第一次記錄香港。

1841年：香港開埠帶來了最早的現代人類建設。

1880年代：在寶馬山建造了第一座人類建築--私人水庫。

傳說有云。 1940年代，抗日戰爭打得如火如荼，日軍入侵香港。一位當地農民與他的五個孩子失去了聯繫，並追蹤他們到了寶馬山。確信自己的孩子進入了樹林，他踏入了山上的高原森林，幾天不見踪影。由於傳聞山的另一邊有一個日軍基地，當地居民推測他被敵人或森林野獸殺死了。一星期後，在森林入口附近，出現了一頭受傷的白野豬。它很大，是普通野豬的兩倍大，長著白色的大獠牙。有五個孩子，從兩歲到七歲不等，坐在牠的背上。他們騎著野豬一直入城市邊界。之後發生什麼事就不得而知了。

2021年11月11日：一頭野豬在北角襲擊並刺傷了一名警員。

2021年11月12日：漁農自然護理署捕捉並麻醉出現在市區的野豬。

2028年2月：

“所以，這將是我們跨學科課程Interdisciplinary Course的課程大綱，” Yeman Lam 博士總結了課堂的第一部分，“如你所見，我將在課程的前半部分任教，Jose Lam 博士會教其餘的。現在，如果沒有其他問題，我們可以……”

“問題，”Zedekiah舉手，“你是說作為跨學科課程，我們上半年只學習一些環境問題、心理學和媒體文化？”

“嗯，課程的設計是……”

“我的意思是，我們沒有什麼好學了嗎？”當 Yeman 試圖解釋時，Zedekiah 打斷了她，“我知道課程的後半部分是關於語言學與文化研究和英語語言的交叉。但是前半部分是……我們為什麼不學習科學和文化呢？”

“我們正在研究科學，解決所有這些環境問題，”Yeman說。

“我的意思是，”Zedekiah 爭辯道，“第一年我們學習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研究概念，第二年我們在 Urbanscape Culture 城市文化中研究了我們的城市，第三年我們在技術科學文化Technoscience Culture 中學習了技術和非人類中的機械人，上一學期我們研究了生態學，以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通過文化文本研究動物和植物。現在你告訴我今年只有這些嗎？我們甚至不會讀 PC Snow、Wendy Wheeler 或者 Deleuze？來吧，博士，這是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個學期，我想我們應該……”

“Andrea，”我對著我的手臂喃喃道，“去年的課程大綱是什麼樣的？”

“事實上，Jonathan，你可以在腦海中和我說話，而不用說出來，”Andrea提醒我，“我可以讀到你的想法。‘ENG 409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nglish Language’的官方課程大綱已更改。我在網上找到了這個舊版本。第 1 周是關於跨學科的介紹。第 2 周和第 3 周是關於量子物理學、複雜性和混沌理論的。第 4 周和第 5 周是生物進化科學。第 6 周和第 7 周是生物符號學。這就是上半場。”

“聽起來更有趣，”我評論道。

“的確啊，Jon，”Zedekiah聽到我後說，“即使是中學的通識教育聽起來也更有趣。”

“我們將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Yeman 宣布，“然後我們將為你的匯報排次序。”

“這一切都太荒謬了，”Zedekiah 一邊說，一邊拿出他的水瓶。

“確實如此，”Alex 表示同意，“這聽起來不像是大學水平的知識。”

“確實不是，”助教 Eric 走到我們身邊坐下，“自從王教授離開後，一切都變了。留下這些……垃圾。我早知道這會發生，只是沒想到事情會發生得這麼快。”

“下半場會由 Jose 教我們吧？”我問。

“是的。她、Amanda 和 Resnick 是 Dawn 傳奇的最後一道防線，”Eric 回應道，“是樹仁英文系傳奇的最後一道防線。”

“無論如何，”我說，“我們仍然需要處理分組問題。Zed, Alex，你們和我一組嗎？”

“我加入，”Alex 說，“告訴我們你的計劃。”

“你提到的Andrea會是我們的一員嗎？”Zedekiah問。

Andrea是我上星期安裝的左臂義肢。

“我會很樂意的，”Andrea說。

“她會很樂意的，”我說。

“我不在這裡打擾你們了，”Eric 走開了。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特別的偏好，”我看著課程大綱，“我們將跳過前半部分的所有主題。”

“同意。”

“明智的決擇。”

“我們就選後半部分的。到時候我們可能會忙於期中試和論文，所以我想選擇一個我最有信心的，最容易找到的文化文本來描繪理論的。讓我們把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作為我們的首選。”

“跨文化交流？我們能用它做什麼？”Alex問。

“你想引用生物符號學，不是嗎？”Zedekiah說。

“除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交，記住我們在文化研究中有非人類，他們是機械人、動物和植物，甚至是外星人。我們可以首先指出他們在文化研究中的位置，然後引用學者們估計他們如何交流的引文，例如 1990 年代的電腦語言、Wendy Wheeler 的生物符號學，或許還有預測他們如何表達自己的科學研究。然後我們可以用書籍和電影來描繪這些不同的文化群體如何交流，比如宮崎駿電影、科幻小說涉及機械人和外星人語言。”

“2016 年電影*Arrival*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Andrea建議道。

“好主意，” Zedekiah評論道，“但我們不怕我們走得太遠了嗎？”

“我們只需要列出科學家和語言學家對它們的研究的一些概念，然後將文化文本與理論聯繫起來。如果我們不能選擇這個，我們的次選是生態語言學，專注於生態學，談論生物符號學，也許分析中文字與自然的關係。”

分組結束後，Yeman發現有時間，於是開始了講課。

“你們都知道光污染是什麼吧？光污染是不需要的或過多的人造光。與噪音污染一樣，光污染是一種浪費能源，會造成不利影響並降低環境質量。此外，由於光通常是由電力產生的，而電力本身通常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燒產生的，因此可以說光污染和空氣污染之間存在聯繫。因此，控制光污染將有助於節省燃料和減少空氣污染，並減輕由過度光造成的更直接的問題。儘管光污染對公眾健康和福利的危害似乎不像水資源或大氣污染那麼嚴重，但它是一個意義不小的環境質量問題。”

“光污染對專業和業餘天文學家以及夜空的偶然觀察者產生不利影響，因為它嚴重降低了恆星和其他天體的能見度。夜空能見度的降低是“天輝”的結果，即從設計不當或定向燈和安全泛光燈發出的向上定向光。這種浪費的光被大氣中的固體或液體粒子散射和反射，然後返回到地面上的人們的眼睛，從而抹殺了他們對夜空的看法。城鎮或城市的天光效果不一定是本地化的；它可以在遠離主要來源的地方觀察到。”

“對不起，” Zedekiah打斷道，“我們都懂光污染。但這與我們作為英文系的學生有什麼關係呢？比如，影響生活在人類世界中的植物和動物？是否有任何文化文本描述了我們作為英文系學生可能會感興趣的問題嗎？”

“好吧，讓我們看一些文化文本。大家都知道哆啦A夢吧？它最初是一部日本漫畫。是日本人的文化產物。在文化研究中，有意義的事物的是 the signified，有一個 signifier 來表示一些概念。有些物件對日本人來說很常見，它們代表了日本文化，成為了日本的象徵物。但是當哆啦A夢適應美國觀眾的時候，很多地方都為了本土化而改變了。哆啦A夢愛吃的紅豆包是日本料理。他們改成了比薩，一種流行的美國食品。一

家人用筷子吃飯，但在美國卻變成了刀叉，在飲食文化中表現出不同的習慣。當節目在日本時，他們會顯示日本貨幣。但在美國，他們使用美元。這就是文化文本中的文化差異。嗯，是時候了。下課。下週見。”

“這太荒謬了，”當我們回到宿舍時，Zedekiah怒斥道，“這太不公平了。”

“是的，你已經說了，”Alex說，從他的後腦彈出一個光碟並插入一個新的，“好幾次了。”

“因為它是！”Zedekiah 咆哮道，“想想看，我們會學習比生物符號學更深刻的概念，也許是一些量子物理學，甚至是科學與文化的交叉點。但不，我們只是在了解幾個環境問題。”

“Alex，”我對 AI 說，“別特別介意 Zedekiah。如果你經歷過過去三年的英文系，你也會有同樣的感受。那時候的情況好多了。奇怪的是，當我說過去時，我指的是上個學期。”

“我知道，”Alex說，“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丟棄這節課的錄影的原因，”他搖晃著光碟，“這太浪費我的存儲空間了。”

“你知道嗎？”Zedekiah 喊道：“我和 Yeman 談過，她說課程大綱已經由系主任和學校董事通過。去那些做決定的人，他們永遠不會明白什麼是好的知識。我不會每月支付一萬元去學我已經知道的東西，或者普通的通識課。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哆啦A夢，我的意思是那些老好劇集，也有關於生態意識的電影。”

“你們是在說今天的課嗎？”Bobby，我的室友突然說話了。

“對，你也在場，”我記起了，“Bobby，願意加入我們的小組嗎？我們需要多一名隊友來達到最低人數。”

“哦，我很樂意，”Bobby Tataraka 說，“但我確實認為 Yeman 的課堂還不錯。”

“主要是因為你沒有經歷過好的課堂吧，”Zedekiah 評論道。

“我們讀人文學科對吧？” Bobby 說：“Yeman 的課堂實際上讓我想起了人類為了生存對世界所做的一切。她提到的污染不是虛構的，而是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真實情況。至少對我而言，人文學科的一個主要理念是爭論人類及其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許多人可能會說人類是最聰明、最獨特的。但我總是覺得很難接受。我的意思是，人類實際上對地球造成了第二大破壞，如果我們將破壞定義為極大地改變陸地或海洋並使地表變得不適合居住或對地球造成巨大變化。第一的是火山爆發。他們是地球上最不自然的物種。他們不能靠自己生存，他們沒有爪子或牙齒，所以他們被賦予了手指來製造工具。從他們找到操縱火的方法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違背了自然，扭轉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環。人類是對他們永遠不該存在的星球的真正破壞。而人類不肯承認，是因為它可能違背人類作為最突出物種的自我中心。”

“你什麼時候開始關心人類學了？” Alex 說：“我以為你只關心文法。”

“McSheen，你是一個人類，就像我一樣，” Tataraka 說，“嗯，至少你和我一樣擁有人類的身體。用不了多久，你就會相信這個身體實際上很虛弱。”

“繼續說，”人工智能說。

“我的身體不能吸收大量的氧氣，” Bobby 說，“除此之外，人體很奇怪。除非食物經過加工，否則我們不能吃。我們的皮膚太薄，無法保護我們免受創傷或調節我們的體溫，所以我們需要這些叫做衣服的東西。我們周圍需要一個堅固的結構才能過上好日子。我還沒有談到我們在外面時的許多不適。”

“我差點忘了，”我驚呼道，“Bobby，你實際上屬於另一個世界。它叫Ce.....Ce什麼？”

“我的家叫 Cerulean，” Bobby Tataraka 回答，他是 Tataraka，Bobby 只是我根據他學生證上的名字 80667 給他取的名字，“或者你們地球人可以叫它， Kepler 22b。但我從來沒有去過我的家鄉。請記住，我也是一件科技產品，被 Chug-a-lug 造的了。關於我自己的星球，我只知道一些。到目前為止，我甚至不確定我的身體是由什麼組成的，但我知道我和我遇到的每個人都不一樣。”

“Kepler 22b 是一顆水行星，” Andrea說。

“Andrea，你能廣播嗎？”我問聲音。

“當然。我可以。”

“Bobby，她是Andrea，” Zedekiah說，“她可以不停用無用的信息填滿你的腦袋。”

“有些信息可能很有用，Zedekiah Chan，你知道的，” Andrea說。

“Andrea，告訴一些我們有關於Kepler 22b 的事，” 我叫道。

“當然，Jonathan。Kepler 22b 是一顆水行星，85% 的土地被水覆蓋。Kepler 22b 的半徑大約是地球的 2.4 倍。它的質量和地表成分仍然未知，學者僅建立了一些非常粗略的估計：在 3-sigma 置信度極限下，它的地球質量少於 124 個，在 1-sigma 置信度下少於 36 個地球質量。”

“生活在裡面的生物呢？” Bobby問。

“Kepler 22b 的生態系統是多種多樣的。最聰明的物種被稱為vetta wight。他們是類人形生物，具有相對較大的大腦。他們的鰓肺組合使他們能夠在陸地和水域之間生活。Vetta wight 社群是由年長女性統治的母系社會。家庭中的女性成員是主要的勞動力，而男性則在過了繁殖年齡後就被拋棄。Vetta wights 以陸地和水中的動物副產品、植物及其果實為食。大多數 vetta wight 的職業相當於地球上的農民。當他們的星球的太陽落下時，他們就睡覺，當他們的太陽起來時，他們就活躍起來。據說每個家族都管理著 Kepler 22b 上的一個物種，靠的是他們代代相傳有關物種的知識和智慧。一些vetta wights發展更高水平的出版和創意產業來記錄他們的生活和.....”

“等一下，Andrea，” Alex問，“這些資料是從哪裡來的？”

“來自一位匿名作家的虛構科學書籍 *The Aquatic Species* 的一章。”

“其中很多對我來說很合理，” Bobby評論道。

“是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你需要關上窗戶，” 我說，“你的肺鰓組合不能吸收太多氧氣，所以你覺得打開的窗戶很奇怪。你是窗口怪人，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覺得奇怪的不僅僅是打開的窗戶，”Bobby抱怨道，“你們人類不僅建造了用來封閉自己的結構，雖然這確實可以保護我免受氧氣的傷害，但你們也有很多奇怪的習慣。你們人類去某些地區獲得食物並使用某些種類的彩色紙來交換它們。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別擔心Bobby，”我對外星人說，“我身為地球人也不明白。”

“Andrea，告訴我們更多關於Kepler 22b的信息。”

“突發新聞。現場直播的是無線電視記者，彭國彬。一小時前，一群共12頭野豬闖入柴灣地鐵站。警方封鎖了車站。正如你所見，警察已經形成了一道盾牆，正朝著被困的野豬行進。哦，看，一些大野豬衝進警察突圍！[男聲：嘿，不要只是站在那裡，閃避！]我們相信是雄性首領的豬正在衝向警察隊伍。噢，雄性首領把警官撞倒了。[槍聲]大野豬和其他幾隻野豬倒下了。[男聲：嘿不要錄了！關掉你的相機！]那裡的警長還好嗎？[女聲：他在流血，給我派個救護員來！][男聲：我說，關掉你的相機！]我們會盡快更新情況。無線電視記者，彭國彬，現場報道。”

“Andrea，”我召喚我的左臂。

“是的，Jonathan。”

“你認識Dawn Wong教授嗎？”我在回想今天的課堂。

“Dawn Wong，王建元教授，出生於……”

“不是，Andrea，我是說，現在樹仁亂了陣腳，他在哪裡。”

“王教授現在被Chester大學聘為副教授，教授高階動植物研究、科技文化、吸血鬼研究、當代文學……”

“Chester現在幾點了？”

“下午4點。”

“Andrea，我們可以潛入Chester大學嗎？”

“我可以搜索一個學生的賬戶，然後給你複製一個。反正人們經常使用不止一台設備參加網上課程。”

“不，那是違法的，你在竊取個人資料。好吧，就一次吧，Andrea。”

“感謝匯報小組。他們剛剛，做了一場精彩的匯報！”是的，這就是王教授標誌性的說話習慣，每次幾個字，最後聲調上揚，“這些人，不僅展示了跨語言交流，是如何在文學作品中運作，而且還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指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如何運作！現在，在我們結束課堂之前，我想說幾句話~”等等，我來不及了嗎？這節課快結束了？“我們今天談到了跨界通信，或叫橫向交流 Trans-ver-sal Com-mun-i-ca-tion！溝通一詞最初來自詞~commute。這是在天主教社區中使用的詞，意思是 to~break~bread~。而且任何溝通，如果溝通成功～雙方都看到轉變！現在關於Transversal。我們已經討論過，人類和他者的分類。這是二元分類，你作為人文學者應該討厭的！現在，當有Transverse-sal的時候，你從一個人類的角度，轉到一個文化上低一等的個體，比如動物和植物。在以人為本的思想之外，你會發現另一個，體驗世界的方式！那麼，人類是如何進行橫向交流 Trans-ver-sal Com-mun-i-ca-tion的呢！現在我們只是人類，我們的形式，form，仍然是人類。還記得Form和Event嗎？文化就是Form和Event！中文就是文化！文，意思是圖案，紋在身上！它相對地不動，穩定。但是化，這個象形文字的意境是，兩個人背靠背站著，其中一個人，倒過來！它是不斷變化的。兩者結合，就是文化！你是一個人類，你被困在某種形態中。你在某種文化中成長，它們形成了你身上的文。但是在文化研究中，你會看到一些不同於你的東西！你會看到一個倒置的、顛覆的個體。你，正在體驗他們的事件，化。而當你了解他們，你化為他們，你了解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的符號！他們也一樣！最後，雙方，都改變！你做跨界通信，是通過更多地了解，不同的對方是什麼～在高階動植物研究中，我們強迫你閱讀很多關於生物學的文章，我們強迫你看以自然為中心的電影！因為我們想讓你知道與你不同的生命體的故事。我們向你，介紹他們的Event。最後，你學習文化研究，因為我們希望你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類！我們希望你體

驗事件：他者。我們希望你對與你不同的個體友善。我們希望你，關心他們！記下這個金句：我紮根，但我流動 I am rooted, but I flow。在大學教育裡，我們不只是教知識，我們教你一種價值，他者的價值，關懷的價值。最後，你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不同！今天內容不錯！再見，下星期見。”

二月十日星期四，中午。警察局長從醫院出來，面對媒體。

“我們非常悲痛地宣布，被野豬襲擊的警官沒有生還。四名受傷警員生死未卜。除此之外，還有兩名記者在這場衝突中受傷。所有 12 頭野豬都已處理完畢。這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警方現階段不會回答任何詢問。”

當她接到監製的電話後，Meander 比平時更早地到達了她的工作室。Meander 在名為“人民”的廣播節目中擔任兼職主持。

“Emily，” Meander 問張監製，“你確定這是明智之舉嗎？我們還未試過在同一個節目裡邀請兩個觀點可能截然相反的嘉賓。”

“我知道，” 監製說，“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

“但無論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可能引發爭論並引發衝突，” Meander 提醒道。

“Meander，‘人民’的使命一向都是，是在大多數其他媒體不願意的情況下揭示真相和觀點。並給予機會，讓公民更多地了解我們社會中發生的重要事情。”

“這我知道。我只是……擔心我們的嘉賓。你知嗎，我們正在挑起戰爭。”

“我已經安排好了，” 張監製解釋說，“他們不會一起來，一起坐，一起走。我已經雇了人護送每個嘉賓進入、停留和從不同的地方離開。躲避媒體和人群，以及彼此。我也需要你的朋友。”

“他們已經就位。”

我陪著一個穿著制服的男人走進一間小直播室，另一位主持人Martin Tai已經在那裡了。我聽說 Meander 和一個白人老人在主直播室。整個工作室都在忙著準備設備和應急計劃。上一個節目的輕音樂結束，監製倒計時讓我們開始。還有五...四...三...二...一

.....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來到‘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我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昨天晚上，我們看到了一場人與野豬之間的不幸悲劇，導致數宗死亡。我們.....在節目開始之前，‘人民’珍視所有生命，我想在此默哀一分鐘，為所有失去的生命哀悼。”

整個直播室筆直地肅立在無聲中。

“謝謝。願逝者得安息，生者得安慰。現在讓我們繼續我們的主題。在這裡，和我一起在直播室裡，我們有警務處行動組助理處長郭柏聰先生。歡迎，郭先生。”

“晚上好，李小姐。”

“我們還邀請了WWF世界自然基金會董事會、香港大學科學院生態與生物多樣性教授、生物科學學院院長David Dudgeon教授。歡迎 Dudgeon 教授。”

“很高興來到這裡。Meander，請就叫我David吧。”

“那麼，先生們，讓我們進入正題。兩位對動物有什麼看法呢？”

“我研究了很多生物科學，” David說，“所以根據多年的研究和觀察，我的觀點是，動物，各種動物都有自己的個性和習慣。我們人類，應該並且實際上可以與他們一起生活並共享地球。在許多情況下，許多動物都被誤解了，總有和諧的方式。這是我對動物的總體看法。”

“嗯，我確實同意有些動物可以和我們一起生活，” 郭警長說，“我有一隻警犬。自從我是一名學員，Rocky和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她和我在公在私都是彼此信任的好朋友。但是有些動物不應該和我們一起生活。有些動物對我們來說太髒了。有些動物對我們構成威脅。”

“我想你誤會了，郭 sir，當我說共處時，我並不是說將動物帶入我們的家庭。我的意思是讓動物像動物一樣生活。不管我們多麼愛動物，它們都屬於大自然的……”

“不教授，是你誤會了我。我是城市的守護者，而不是環保主義分子。你不會期望看到某些動物在街上行走。牠們太髒了，比如老鼠，殺了牠們是對的。有些動物甚至對公眾構成威脅。”

“這我有研究過，所以我告訴你，只要我們不招惹他們，他們就不會攻擊我們！”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這警長說，“有些動物，比如野豬，自然會對人類構成威脅。我的意思是，牠們肌肉發達，牠們是巨大的野獸，能夠與老虎和獅子搏鬥。牠們自攜武器，牠們的尖牙。如果牠們進入城市，會發生什麼事呢？”

“嗯，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問題，”Meander 說，“你看，我們周圍一直都有野生動物，為什麼他們近來更頻繁地進入城市地區呢？還有，你們如何看待走入人類地區的野生動物？”

“我們警方確實收到了越來越多侵入人類地區的野生動物。但我怎麼知道為什麼？”郭先生驚歎道：“當你在街市中間看到一隻老鼠時，你會問為什麼牠在這裡嗎？”

“那是因為我們人類先入侵了，”教授回答說，“幾百年前，沒有任何建築物，人們自己住在他們的土地上，動物自己住在他們的土地上。但隨著城市化，我們開發得越來越多，我們偷走了他們的家園。我們建造了建築物，奪走了他們的棲息地。我們修路，這讓他們無處可去。真的是他們入侵了我們嗎？是我們首先入侵了他們。”

“你說到牠們好像是受害者一樣，”郭警長對 Dudgeon 教授說，“但牠們不是寵物。牠們不是無辜的羊仔或是迷路的貓仔。讓我提醒你，有些動物可能很危險。想像一下，一位母親帶著她的兩個孩子遇到了一頭長著大獠牙的大野豬，誰來保護他們呀？你談論到動物權益並聲稱是牠們首先來到這裡的，但是那些無辜的人呢？一個常識，豬不干淨。牠們聞起來臭，牠們推倒垃圾筒，牠們到處排泄。牠們可能對公共衛生造成破壞性的影響。我是一名警察，我高度重視人民的安全。如果某人或某事是危險的，那就是我

要處理的。這不是殘忍，而是保安。我們不與牠們打交道，都是因為牠們在所有意義上都是一種威脅。牠們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攻擊我們，而牠們確實做到了。”

“不幸的是，牠們這樣做了，”Meander 說，“但是當我們面對攻擊人類的動物時，我們該怎麼辦？”

郭先生說，“我的首要任務始終是保護我們的人民。其他情況，我不評論。但如果牠們攻擊我們，牠們就會對我們的人民構成確實的威脅。我們有責任阻止牠們，以防止進一步的損害。而牠們攻擊人，也是他們走得太遠的證據。我們當然需要採取後續措施，例如限制牠們的生活區域並通過絕育來減少他們的數量。”

“好吧，儘管我是一名生態學家，”Dudgeon 教授說，“而且我一直在尋找善待動物的方法，但我不會對動物攻擊人類掉以輕心。這是一個嚴肅而嚴峻的話題，因為最近我們看到有人在其中受傷和死亡。請節哀順變。動物攻擊人類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我不是應對動物攻擊的專家，所以我在這話題可能沒有建設性。但如果我們要對付攻擊人類的動物，就代表我們走到盡頭了。我們能做的就是預防。”

“教授，我們怎樣才能阻止它？”這警長問：“這些是野獸。如果牠們要攻擊人，牠們就會攻擊人。”

“其實可以做的有很多。我們實際上可以將他們整合到城市規劃中。第一件事是觀察動物的行為，從而勾畫出他們的活動區域並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並設置防線以防止人類進入。如果動物會翻開垃圾筒，我們可以在他們的棲息地周圍部署專門設計的垃圾筒。還有一種積極的方法可以做到預防這一點。動物很簡單，那裡只要有食物，他們就生活在哪裡。野豬尤其以該地區的各種水果和堅果為食。一種方法是種植他們依賴的樹木，因此將他們限制在某些區域。目前有幾個國家正在採用這些做法，並在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也支持捕捉和絕育，這是我們為控制他們的數量所做的事情，但這只是為了在自然界中保持必要的平衡而做的。”

“嗯，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很有希望的解決方案，”Meander 評論道，“當人類不幸遭到野豬襲擊前，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做點什麼，把預防措施留給專家和保育家，把安全工作

留給警察。現在我相信我們的聽眾對相關問題有一些看法。不要猶豫，我們是‘人民’，我們是您的聲音的守護神。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8 向我們發送信息，單詞全小寫。現在回到我們的話題。如果野豬再次在城市地區出現，您建議採取什麼措施？”

我看到Martin和幾個工作人員忙於處理他們的全息電話和電腦。顯然，他們是在選擇觀眾的問題。

“如果你看到野豬，請記住，”郭警長說，“牠們對我們的安全是威脅。打電話報警，讓我們處理牠。”

“那將是最後一步，”Dudgeon教授說，“事實上，當你在城市地區遇到野生動物時，不必在意他們，也不要激怒他們。他們會走開的。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除非我們威脅到他們，否則動物不會威脅我們的。”

“無意冒犯教授，”郭先生說，“當我說威脅時，我不僅是說牠們可能會攻擊人，而且牠們還可能破壞財產並破壞衛生。這些是我關心的事情。”

Dudgeon教授說：“如果我們提前計劃並劃定區域以有效地將他們與我們分隔開來就可以了。他們對財產和衛生構成威脅只是因早期城市規劃中沒有考慮到他們的結果。相反，報警可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我明白這是為了人們的安全。但是從動物的角度思考。他們不知道你是警察，他們只看到盾牌和警棍，他們只看到威脅。實際上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危及任何人的情況下處理他們。”

“我們有第一個問題了，”Meander宣布，“聽眾們，很抱歉我們這次不會讀出你們的名字。有人問，‘你對警察獵殺動物有什麼看法？’”

“我在這裡說清楚，”這警長說，“警方應對野生動物有嚴格的指引，以確保將人員傷亡降到最低。而‘狩獵’這個詞並不合適。我們只在情報表明牠們的數量太多並成為一種威脅時才搜索野豬。我們聘請專業人士，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經過仔細考量。”

“郭 sir，你在模棱兩可，”教授評論道，“我明白。但政府部門並不是唯一可以採取行動的部門。現在我很高興知道警察有指引。這樣一來，像我們這樣的動物權利組織要做的事情就會輕鬆很多。我想你已經整合了像我們這樣的專家的建議。考慮一下我們的建議吧，警長，我們可能會幫到手。這樣你才能做好你的工作，確保將傷害降到最低。”

“我們有下一個問題，”Meander 說道，“有些人每天都在餵野生動物。評論？”

“不可！”“不可！”他們一起發聲。

“終於，”教授說，“有件事是我們都同意的。”

“我們警方總能接到餵飼野生動物的投訴。老實說，我已經厭倦了。餵養野生動物可以使更多的野生動物集中在一個地方。這總是令事情複雜化。餵飼牠們也意味著把牠們引到馬路上，這增加了人類遇到動物或車禍的風險。我不想再看到了。因此，我們謹代表警方呼籲市民停止餵飼野生動物。任何這樣做的人都將面臨法律後果。”

生物科學教授說：“許多人可能以為他們餵養動物是在幫助動物，我很欣賞這種心態，但你會好心做壞事的。除了郭 sir 提到的安全問題，我們不直接餵野生動物是有原因的。最好的野生保育其實是模仿大自然的實際運作方式。動物數量與當地的食物供應成線性關係。如果食物稀缺，他們的幼兒就會減少，或者直接死亡。這就是大自然的運作方式。現在給他們食物可能提高出生率。說真的，我們有報告顯示自從前年有人在北角餵野豬，當地豬群規模增加了十一倍！由於豬群規模如此之大，一旦食物供應耗盡或不足，他們就會進入城市地區覓食。更何況，這會讓他們失去狩獵能力，最終依賴人類的食物，讓事情變得更糟。再講了，人類食物根本不適合他們。如果你真的有幫助他們的決心，那就加入我們吧，我們教你正確的方法。”

“我們有下一個問題，”Meander 說，“你認為動物對我們來說是利多於弊嗎？”

“我是一名警察，”郭警長說，“我很實際。當然，動物很有利用價值。牠們是值得信賴的工具，牠們是很好的情感支持，牠們是很好的娛樂。但如果牠們攻擊，牠們就是有害的。動物是利多於弊嗎？那要看是什麼動物了。狗，是的。野豬，不是。”

“我不喜歡‘利多於弊’這句話，”教授說，“好像你只根據動物的價值觀來評價動物。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就是我們共享同一個星球，我們人類最終也是動物。我們的生態系統是一個複雜而脆弱的生態系統，不止由一個食物鏈組成，而是由多個食物網組成。每個物種都有其重要的位置，任何變化都會擾亂整個系統。讓我們捫心自問，你是不是對大自然利多於弊？最後，我們都會死去，分解成土地的養分。可悲的是，這可能是大多數人的唯一貢獻。在成為養分之前，我們已經造成了太大的傷害。我們人類也許是最有智慧的物種。擁有力量的同時也被賦予了重大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夠盡最大努力確保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過上好日子，那麼我們就是利多於弊了。”

“好吧，我們當然想知道更多，”Meander 說，“但到了節目的終……”

“等等，你也會問這些問題嗎？”Dudgeon 教授喃喃道：“[Meander：教授，不要] 警察射殺了一頭野豬……評論？”

直播室陷入了一片死寂。

“哦，對不起，我不應該讀出來對嗎？”

“你為什麼不提整個故事呢？”郭警長催促，“野豬家族，12 隻，闖入地鐵站，巨大的尖牙刺進我們的一名高級警員，殺死了他。”

“我的無意冒犯，郭 sir，”教授說，“但是看看你的部隊，盾牌陣合理，但警棍和那枝槍是錯誤的。很明顯，是真槍，不是電擊槍，而且用實彈……”

“那我們該怎麼辦？”這警長平靜地問道，“那頭野豬衝進我們的防線，殺死了一個手足，處另外四人於危險之中。那些人仍在與死神搏鬥。”

“我真心為這些手足感到難過，我真心抱歉。但造成悲劇的是你最初的策略。野生動物不知道防禦陣型，只知道自己被盯上了。這是我們遇到動物時最糟糕的情況。通常，我們會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並麻醉他們。現在你已經殺死了一打。一打喔！”

“你指責我的策略，然後將野豬的死亡歸咎於我？”

“[教授拍桌子]應該有更好的方法！你嚴格的指引在哪裡？”

“環保主義者在執法上沒有發言權！”

“執法部門對野生保育一無所知！”

“先生們，我們確實沒時間了，”突然間沒有聲音，只剩下Meander的聲音，“節目到此結束。感謝您收聽‘人民’。這是您的主持人，Meander Lee，下次見。”

後來，Athena 告訴我，是張監製打手勢示意滅了嘉賓的咪，然後癱倒在監製座位上，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比我想像的要順利”。

郭警長收拾行李時，升降機門開了，憤怒地衝進來的是Zedekiah。

“喂！律法的走狗！對，叫你！”他吼道：“你以為你是誰啊？你有什麼權利定義威脅，殺掉不該殺的東西？”

“Meander不是要求阻止他看到警察的嗎？”Martin問我。

“不，”郭警長攔住他的手下，“不要阻止他。年輕人，牠們可能會威脅到人，無辜的人。我的職責是保護他們。”

“哦真的嗎？”Zedekiah站在那裡，不停地說：“無辜的人住在哪裡？別騙我！我有朋友住在柴灣，野豬和他們相處得很好。你在保護誰！”

“生活在這些山上的人們每天都要面對野豬。長著尖牙的大野豬，”警長冷冷地回答。

“是的，住在半山區的居民，”Zedekiah不動聲色地喊道，“關心富人！好值得尊敬啊警長。鋒利的獠牙。它們會比你的武器更致命嗎？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只有警察被襲擊？”

郭警長眼中似乎閃過一道刺眼的光芒，說道：

“既然你這麼聰明，告訴我們。”

“當野豬出現在市區時，”Zedekiah的聲線變得平靜，“我們平民不將它們視為威脅。我們只是繼續前進，做我們的事情。我們不會形成盾牆來圍困他們，也不會用武器來擊退他們。那不是我們。對他們有危險的總是穿著藍色或黑色制服的人。警長，說，現在誰是威脅呢？”

就在這時，Athena 進來，我示意她不要干預。郭警長從他身邊走過，站在他身邊，“當我們在街上殺死一隻老鼠時，每個人都會歡呼。現在我們殺了一頭野豬，你們都罵我們。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走吧。不用送了，Martin，我們知道出口。”

他和他的同事一起走到電梯。

“很精彩，”Athena評論道，“但不明智。”

“感覺太棒了，”Zedekiah驚嘆道。

星期五中午，我和那幫人一起去買些雜貨。我們在寶馬山巴士總站下車。我們錯過了一個站，因為 Zedekiah 的袋破了，我們需要幫助他取回所有的橙，我們從遠處看到一小群人。在山道的入口，有幾個人圍著一個又白又大的東西。我們加入他們，看看發生什麼事。這是一隻野豬。不是任何野豬，而是一頭垂死的白野豬，體型是同類的兩倍，身上有幾處傷口。他身上還有微弱的氣息。

“不，Jon，不要碰他，”Zedekiah敦促我，“你可能會變成他。”

“這次他不是在開玩笑，”Athena說，“傳說白化動物是神聖的。任何與他們的接觸都會帶來厄運。”

“你們都是胡說八道，”我把手放在他上面說，他的皮毛有點硬，“白化動物只是基因改變了。看看Zedekiah，他已經拿出繩帶了。”

“他們沒有錯，Jonathan，”Andrea對我說，“遺失的文獻表明，這些生物體內蘊含著某種神秘的力量。”

“好吧，你也不應該碰一隻垂死的野獸，”Meander說，“他們可能帶有病菌甚至瘟疫，”我收回我的手，“現在你在洗完澡之前都不準碰我。”

晚上，我帶我的朋友 Meander、Athena 和 Zedekiah 到我家。每個星期五與我們其中一個家庭共進晚餐是我們之間一個小小的傳統。我的右手拿著一袋豬肉，左手則握著 Meander 的手。

“Jon，”Meander說，“你認為Andrea會介意嗎？”

“她不介意，”我回答。

“我不介意你握著 Meander 的手，” Andrea 說。

“記得嗎？她地位不可比你高。”我說。

“Jonathan，你的手比以前暖和了一點，” Meander 說，“我喜歡。”

“那挺好的。哦，我們到了。讓我們看看……鑰匙……”

門打開了，我還在找鑰匙。我的弟弟 Joshua 在這裡。

“壯武？”

“我回來過節了，哥哥。”

“很高興見到你，Joshua，” Athena 向他打招呼，“你比上次瘦了嗎？”

“山區不易住，”我弟弟說，“來吧，讓我給你拿這個，”他接過 Athena 拿著的一袋梨。

“謝謝。”

與此同時，我走向我的書桌，尋找一些東西。

“壯武看，”我抓起一個大盒子，“看看哥哥給你買了什麼！”

“香口膠！我知道那些是香口膠。我已經吃了一些，”他說。

“太好了。有東西聞起來很好吃喔，”我聞着，其他人跟着聞。

“你聞到的是一種根部植物，叫做……。” Andrea 指示道。

“番薯呀！”我衝到餐桌前，拿了一兩塊，“嗯……誰知道原來脆脆的才是最好味。只是燒烤醬有點毀了它。”

“哥哥，” Joshua 說，“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番薯了？”

“壯文！把那個放下！”媽媽從廚房裡走出來，“對不起，親愛的，那些還沒煮呢！”

在尷尬的沉默中，我嚥下那一口，放下手中的那一塊。

晚餐時，壯武正在分享他在四川的經歷。

“哦，我多麼想念家的食物，”他感嘆道，“那裡的一切都只是辣的。”

“仔，我送你的奶粉你還未收到？”媽媽問。

“媽，我學會了煮飯，所以我需要的少了。外出用餐仍然很糟糕，”我的弟弟說，“幸運的是，與我們一起合作的農民很樂意提供食物，這樣我們就不必外出用餐或步行很遠的距離買食物了。”

“等一下 Joshua，” Meander 問道，“你在和農民一起合作嗎？”

“這是大學的項目之一，”壯武解釋說，“我主修農業，與附近的農民有很好的合作，試驗耕作方法以提高產量。我承認有一些失敗了，但有些很成功。”

“我聽說四川農民會在他們的農場周圍種植辣椒以驅趕吃他們莊稼的野豬，” Zedekiah 說，“這是真的嗎？”

“Zed……” Athena 說道。

“甚麼？” Zedekiah 說：“這比像我們的政府那樣追捕他們要好得多。”

“你提到這很有趣，” Joshua 說，“他們是只發現了四川的野豬和人一樣喜歡吃辣。好吧，我只是在開玩笑。看，沒有人阻止野豬進入農場了。我的研究假設，儘管野豬吃掉了部分農作物，但牠們挖鬆土地有利於下一次的產量，牠們的糞便實際上有助於農作物生長。我們已經說服農民允許野豬在作物生長的最初幾個月進入。一旦土地變得理想，就開始種植。它通常使產量提高 1.5 倍。我們只需要向農民解釋，不要將其視為損失，而是一項投資。”

“但是你如何阻止野豬吃下一批作物並防止他們數量增加呢？” Athena 問道。

“這是棘手的部分，因為我們不想無意中增加豬群的數目。因此，我們聘請了專家對野豬進行絕育。第二，研究牠們喜歡什麼食物，一旦作物原來受野豬歡迎，就避開種植它們。我們還在遠離農田的地方種植了牠們最喜歡的食物，以吸引牠們離開。令人驚訝的是，它確實有效。”

“所以你是在告訴我們野豬是幫助農場的而不是傷害農場的？” Meander 感歎。

“事實證明，最好的耕作方式是讓事物按照大自然的意願運轉，”壯武總結道，“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吃完晚飯，我和Zedekiah自願洗碗。

“媽，讓我來處理，”我說，“因為我的手臂，我已經好幾天沒洗碗了。”

“你確定？”媽媽說，“但你的手是機械手，會被水弄壞嗎？”

“我不是老式機械人。我不怕水，”Andrea說。

“媽，你見過Alex對吧？”我告訴我媽媽，“你知道嗎，他可以洗澡而不會損壞他體內的任何電子設備。”

於是我們佔據了廚房。

“Zed，我還是不明白，”我擦著Zedekiah遞給我的碟子時說，“你為什麼要走過去對郭警長大吵大嚷呢。”

“殺戮是錯誤的，”Zed揉著碗說，“殺戮無辜更卑鄙。我很驚訝你沒有走出來。

Jonathan，這次警察做錯了幾件事。他們使用了過多的人力，他們沒有快速地撤離車站，並且使用了實彈。我不是法律狗，但這似乎不在他們的指引中。暴力，是他們所信任的一切。”

“我明白了，”我從他手中接過一個大碟子，“但你不必衝出來。”

“那誰會呢，Jon，”他拿起鍋，“一旦他們採取行動，他們就很少反思了。即使有明顯的反對聲音，它們也很快會被靜音。我們需要發聲。而且，我沒有錯。”

“不是你說的話有問題，而是你做事的方式可能有問題，”我擦著他遞給我的鍋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出最好的決定，尤其是政府，它有幾個利益持份者需要處理。我同意你的觀點，但不是要顯得……”

“挑釁？Jon，我不傻。我的目標是讓負責的人、警方知道人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我等到節目結束後，直接向有關人士表達的原因。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或做法，但是Jon，有些人就是固執。他們只允許一種聲音。如果沒有人指出哪裡出了問題，他們只會繼續做錯事。我不是示威者或異見人士，而是一個聲音。可能不受歡迎，但卻是必要的持份者。”

“我很佩服這一點。只有像你這樣勇敢的人才能做到這個。給我一塊布 Zed，我要擦爐子。現在你的聲音被聽到了，至少他們的一名官員聽到了。接下來你期待什麼。”

“我不知道。經過這麼多事情，我不再對政府有信心了。如果他們真的重視人民的想法，他們至少會做一些事情，只是為了取悅我們而做的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也好，比如公眾諮詢。”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嗎？”我指出，“他們去年夏天通過了《言論法》。如果有人發表被視為反對政府的言論，那就是犯罪。至少在紙面上是。”

“我不反對政府，”Zedekiah說，“我反對他們可能不知道會產生惡果的行為。事實上，我愛我們的政府，這就是為什麼我需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我非常渴望發聲，因為我相信有人在聽。我總是衝動行事，因為我希望有人關心，因為我希望我能帶來一些有建設性的改變。我可能只是像我的姐姐Rona一樣是一個瘋子，她是一個自由鬥士，是個抗爭者。但在我們眼裡，我們只是有強烈觀點但被忽視的人。現在，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確實決定殺死野豬。如果他們這樣做了，那他們就證明了他們比我想像的更愚蠢。那麼這個政府就不值得我信任了。”

“對。等等，”我打開廚房的門，“媽，你能把音量調大點嗎？”

“就近期發生的野豬襲擊事件，警務處已決定委託漁農自然護理署減少野豬數量，並處理出現在市區的野豬。[女聲：]‘我在此重申，那些不是你的寵物，那些是非常危險的動物。我們警方高度重視您的安全。因此，從現在開始，我們會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確保不會再發生悲劇。謝謝。’無線電視記者，吳秋德報導。”

“嗯，Zedekiah，”我說，“他們確實比你想像的更愚蠢。”

“更糟糕的是，”Athena評論道，“他們的措施是模棱兩可的，他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龍門任搬。”

“當他們實際上有能力這樣做時，”Meander評論道，“這絕不是一個好現象。”

星期六，在雅各團開始之前，Joseph起身拿出一張大紙，上面有一個二維碼。

“我想借你們幾分鐘，” Joseph高聲說，“向你們介紹這份關於警方最近對野豬採取的行動的請願書。”

“好吧，告訴我們吧，” 團長Sara說。

“最近我們看到警察在柴灣地鐵站與野豬發生衝突，導致至少13死。這是十分不幸的。但我們不滿意的是警方的後續措施。他們現在宣布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合作，減少野豬的數量，並處理在市區發現的每一隻野豬。我，身為一個寵物主人，身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身為社會的一員，不能容忍。Animal Companion Union 發起了請願信，敦促警方首先明確解釋他們‘減少野豬數量’和‘處理在城市地區發現的野豬’的實際含義。我們還懇請政府採取相應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一、審查當前有關應對野生動物的政策，並就相關問題諮詢專家；二、在城市規劃中研究野豬的活動區域，及在某些區域種植牠們喜歡的樹木以管制牠們；三、改進垃圾筒等設施的設計，考慮防野豬的設計；四、在公眾教育方面投入資源，包括教育市民如何應對野生動物和提高生態意識。已經有十萬人簽名了。”

“好吧，”Sandy問道，“我們為什麼要簽這個？”

“因為所有的生命都很重要！”包括Zedekiah、Tim、Joseph和Peter在內的幾位團友同時發言。

“我無意冒犯，” Sandy說，“我只是，仍然不明白。動物不如我們，我們為什麼要關心牠們，浪費資源在牠們身上呢？”

這激怒了幾個人。

“伙計們，” Tim說，“讓我來對付她。如果是其他人，我甚不爭論。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對嗎？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在上帝的眼中，沒有所謂高低。”

“真的是這樣嗎？” Sandy質疑，“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我們關心動物而不是人類。因為，在《聖經》中，動物大部分時間都被描繪成次於人類。”

“她是對的，” Edmund說，“在《創世記》中，只有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

“是的，Edmund，上帝特別按照祂的形象創造了我們，”我們的導師Simone說，“但人類並不是上帝唯一創造的東西。請記住創世記第2章，上帝用泥土創塑造了所有的野獸。與用說話創造的不同，上帝親自塑造了動物。他們可能會比我們待遇較差，但他們仍然屬於上帝。”

“如果你認為人類是上帝創造的唯一一種有智慧的生物，”我們的導師青銅比劃著，他是啞巴並用手勢說話，“那麼你可能沒有和動物一起長大過。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家有一頭牛，公牛。自從我們收養他以來，他一直是好朋友和家人。許多村民都會說他比大多數人類更有人性。在這方面動物並不遜色於人類。”

“你認為，”Alex問，“我們會在天堂看到動物嗎？”

“動物不是人類，”Edmund說，“牠們沒有自由意志，牠們不犯罪，牠們不是我們。至少牠們不會通過耶穌的寶血進入天堂。”

“我沒有去過天堂，”Joseph說，“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我們在天堂看到動物，也許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屬於那裡。伊甸園有動物，因為我相信伊甸園是天堂的延伸。我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但動物不僅僅是食物，他們有他們的位置。”

“好吧，如果動物不遜色於人類，”Sandy爭辯道，“那就解釋一下，為什麼上帝創造了人類之後，祂告訴他們要‘have domination over’動物，即使希臘語中這個詞的意思也是‘踐踏’。如果動物如此重要，那為什麼人類犯罪後，會有獸皮呢？那獸皮是哪裡來的？神為我們造了獸皮，還是特意殺了一隻野獸？為什麼當亞伯拉罕獻以撒時，上帝會準備了一隻山羊來代替以撒？為什麼，在一個例子中，當耶穌告訴魔鬼走開時，它們進入了豬群，令豬跑到了懸崖自殺了呢？顯然，人類比動物更值得關注。”

“我不知道的一切，Sandy，”Tim說，“我只是一個信徒。但我有一些我相信的解釋。首先，你提到了獸皮、祭品和魔鬼。這些本來不應該發生的。原本，伊甸園裡的一切都很好。直到人類犯罪並毀了一切。罪惡進入了這個世界，以至於我們永遠不知道原應該發生什麼好事，包括人類應該如何與動物一起生活。另外，也是最重要的，聖經畢竟只是一本書。聖經是每個基督徒都應該堅守的。是的，聖經是神的話語，但是用人的語言寫

成。在這樣的特定情況下，它有人的缺陷。聖經以人類為中心，從人類的角度講述故事，尤其是從父權的角度講述。想要認識神，探索神與人的關係，沒有問題。但如果你打算從中找生態、性別或種族的參考，你只會得到一方面的故事。聖經是在古猶太社會寫成的，在King James時代的英國被翻譯，兩者都是傳統父權社會，在我看來，高估了男人高於一切。我會簡單地說，聖經很少有關注動物的觀點。想一想，你寧願殺以撒還是殺山羊？山羊們可能不同意，如果他們有寫作能力，他們可能會寫一本與我們的書形成鮮明對比的書。利未記之所以了不起，是因為它引導以色列人做出不同的獻祭來維持與上帝的關係？牛和羊可能不同意並將其視為恐怖的書。只是……拿一章關於獻祭的內容，把所有動物的名字都換成‘人’，你就會覺得不對勁。我在這裡要說的是，《聖經》不再僅限於以色列人，就像動物低人一等的舊概念不再適用一樣。我們是現代人，我們有現代觀點。我相信，我們的上帝是現代的神。如果善待動物與上帝的主要教義不相沖，我們就去做。”

“此外，”Athena補充道，“上帝創造了我們，也創造了動物。不管祂在《創世紀》中告訴我們什麼，我們都應該與這些動物和諧相處。因為我們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我們要像祂一樣行事，想方設法照顧其他受造物。是的，最終我們基督徒屬於上帝的世界。但我們也屬於地上的世界，照顧好這個世界是我們的責任。動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食物，上帝說的。但是當上帝告訴人類去管理他創造的伊甸園時，他的意思可能是說要努力打理好伊甸園，同時享受其中的資源。許多以狩獵為主的原始社會，總是以動物為食，但無不都有類似為動物獻上感恩的宗教儀式。許多先進城市將野生動物納入其城市規劃，並通過在特定區域種植食物或與動物共同生活而成功地將動物留在城市，而沒有遇到大麻煩。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最成功的城市，就是那些能夠好好管理野生動物的城市。”

我在家裡洗個半夜澡。我其實更喜歡在家洗澡，因為水溫穩定多了，也沒有人跟你爭熱水。當我在赤裸的身體上擦肥皂時，我發現了一件事。我的手比以往更結實，幾乎像石頭一樣，我的腿也是。我不知不覺地變強了。

“你的身體肌肉增加了 40%，”Andrea突然說道。

“什麼鬼……”我嚇得差點滑倒，“Andrea，我洗澡的時候要保持沉默。人類最虛弱的形態就是當他們赤身裸體聽到異性聲音時。”

“對不起。”

“順帶一提，你覺得Meander會喜歡這個身體嗎？”

“肌肉密度通常是雄性吸引力的一個因素。但我說不清，我不是Meander。”

星期日下午，我們帶著陽光日託中心的孩子們去遠足。梁太讓我和 Zedekiah 和一些精力充沛的孩子一起走在前面，而 Meander 和 Athena 則留在隊伍的後面，看管速度較慢的孩子。途中，Garfield站著不動，指著什麼。

“怎麼了 Garfield？”我問那個男孩，我現在看到了，“哦，那是個大問題。”一隻巨大的灰豬就在我們面前。它的毛皮與石牆的顏色相匹配，因此需要一兩秒才能看到它。它沿著水泥路走，慢慢地與我們的腳步平行。

“Jon，讓孩子們跟在我們後面，”Zedekiah命令道，“等等，那是……琪琪？”他輕聲尖叫，不想驚動野豬，“回來！Jon，你能把她接過來嗎？”Zedekiah說，擋住了幾個好奇的腦袋。

我悄悄靠近女孩。她伸出手臂，一步一步地走向野豬，想要摸一下。當她離野豬幾英寸遠時，我抓住她的肩膀，

“來吧，小琪琪，”我帶走了孩子，“還記得Zed 哥哥一開始說的話嗎？永遠不要碰野生動物。”

“他們危險嗎？”她問。

“看看那些大牙齒，它們會傷到你，”我對她說，“看看那大小，他可以把你撞死！”

“他們更危險還是我們更危險？”小女孩問道。

“嗯……不如等下問問Athena姐姐吧。”

“Sad哥哥，”一些孩子問Zed，“他們說野豬很危險，這是真的嗎？”

“孩子們，”Zedekiah說，“只要你不激怒他們，他們就沒有危險。”

“但大人們說野豬是危險的，應該被殺死，”一位較大的孩子說。

“聽著吧孩子們，”Zedekiah開始講課，“你最好問問你的父母。Zed哥哥只能告訴你，所有的生命都有價值。除非情況極其危急，否則我們不會輕易殺死生命。現在野豬正在被人類獵殺。這真的很複雜。但我認為這是雞蛋和高牆。雞蛋真的很脆弱，很容易死。現在他們被扔到高牆上。高牆是用來打碎雞蛋的，它們真的很強大，不需要支援。在雞蛋和高牆之間，我總是站在雞蛋那邊，站在弱者那邊。”

“Jon哥哥，”一個孩子問道，“Sad哥哥在說什麼？”

“這只是對事情過於簡單的解釋，”我回答道，“孩子們，Zed哥哥站在野豬那邊，因為在他看來，野豬是被壓制的一方。我不能告訴你我會支持哪一方或將站在哪一邊，因為現實不僅僅是雞蛋和高牆。很複雜的。你之後問問你父母吧。或者，我們待會兒問問Athena姐姐吧。”

在遠足旅程結束時，我們都聚集在一起等待旅遊巴士。

“你在什麼？”梁太對著手機喊道：“好吧，盡快到。好吧。Athena？”

“我在這裡。”

“司機迷路了。我們可能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

“知道了。我會告訴孩子們欣賞多一會兒風景的。”

當我們在山腳停車場時，一個男人帶著他的兩隻狗走了過來。他面向山站著，放開了他的狗。兩隻狗衝進茂密的樹叢中，之後從森林裡出來，一隻中型野豬跑來跑去，兩隻獵犬緊隨其後。牠們有時在山脊旁邊追逐目標，有時穿過停車場。

“嘿，你！”Zedekiah生氣地朝他走去，“你在這裡做什麼？”

Meander在自己身上夾了一個襟前攝影機頭然後走了過去，

“Peter，這不關你的事，”她對Zedekiah說，然後轉向那個男人，“先生，那些狗是你的嗎？”

“是的，他們是我的。有問題？”男人回應。

“那你拿他們做什麼？”Meander問道。

“給他們好好運動，有問題嗎，”男人說。

“不，先生，這裡有問題！”Zed咆哮道，“除了擾亂這裡的野生動物外，你讓你的寵物追獵野豬也會讓人們處於危險之中！如果他們沖向人，或者那邊的孩子怎麼辦？”他指著遠處的孩子們。

“這一切我都在掌控之中。”男人冷冷的說道。

“你知道這是違法的，”Meander說，“我們可以為此起訴你。”

“但我只是在給我的寶貝們做一些運動，”男人聲稱。

“Jonathan，”Andrea對我說，“野豬要撞到Meander了！”

Meander在奔跑野豬的路徑上。

“Meander！”我喊道：“閃避！”

“不！Jonathan，告訴她向左閃避！”Andrea說。

但這一切都為時已晚。Meander向右躲閃，野豬從她身邊擦過。然後她還沒來得及扭動她的身體，就被一條狗重重撞到了她的腿上。她跌倒在地，滑了一兩米。孩子們在尖叫和哭泣。Zedekiah立即檢查她。

“你還好嗎？”他問她。

“我的腿……疼，”她喃喃道。

“Meander，”我沖向她，“哦，不。”

“她還有意識，”Zedekiah觀察到，“可能傷得不重。但要盡快救援。”

“Andrea？”我召喚我體內的人工智能。

“我已經叫了救護車，”Andrea說。

Meander膝蓋骨折。好在可以恢復，只是她得拄著拐杖幾天。

那天晚上我不洗澡，沒有心情。所以我只是換了一些衣服。當我脫下我的T恤時，我的胸毛讓我震驚。灰色的毛髮像短髮一樣長在我身上，遍布我的胸部、軀幹、上臂和腿。我聞一聞到它們，有一般寵物店的動物味。

星期一下課後，我不回房間，而是去寶馬山花園。我從校園走下斜坡到巴士站，感覺後背越來越重。下坡路通向大多數汽車會經過的道路。我穿過馬路，到達另一邊。我走下石階。在我的左邊，有一家餐廳，右邊還有兩間。在我的右前方，有一間7-11便利店。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我想看看能不能給Meander買點止痛藥。當我拿起一包並在收銀台排隊時，有什麼東西映入了我的視線。一些便利店有水果區，我看到了蘋果，還有香蕉。我通常不吃便利店的水果。但是今天我有一種吃掉它們的衝動。我伸出手盡可能抓起最多，然後把它們帶到收銀台。掃描藥後，收銀員掃描水果。條碼必定破了，因為她無法掃描它們。她將一些數字一一輸入電腦。就在那時，我發現自己想像要剝皮，一口又一口的大啖咬。我要了一個膠袋，付款時已經在吃一個。我走出便利店，把一個蘋果核放進膠袋裡，又抓了一個吃。我在路口，直行可以到宿舍，左轉可以去寶馬山山道。我回頭看。我感到與身後的樹木有著強烈的聯繫。在我不注意的情況下，我已經向左轉，走到了遠足徑。我爬上那些樓梯，到達山道。我的背痛得要死，我能感覺到它正在下沉。我的頭越來越靠近地面，我的手開始爬行。我腦子裡有個女聲在對我大喊大叫，但我聽不懂。我突然昏倒了。我失去了平衡，滾下懸崖。

世界末日昏暗的。突然間，我感到背後有什麼溫暖而粗糙的東西。我睜開眼睛。一個白色的麵團狀物體漂浮在我的上方。它變得越來越小，消失在淺藍色圓頂的某個地方。我吸了口氣，這裡的混合氣體很乾，還有點刺激。第一次呼吸很痛，我咳嗽了幾次。我開始小呼吸。我坐得很直，摸了摸我的額頭。我看到了一些東西，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我面前擺動。這是我的手臂，我知道。我穩定它。並用我的另一隻手臂觸摸它。附在它的末端，有一個肉墊，它是一個手掌。在我的手掌上，我看到五根棍子。那是我的手指。我往下看，我可以看到一個軀幹、我的腰和我的腿。我轉過身來，有一個黑色的軟容器。我本能地知道它是什麼，我尋找拉鍊並打開它。在這個背包裡，我發現了幾件我認不出來的東西。我花了一些時間才記起來，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空氣罐，裡面裝有壓縮氣體，還有一個面罩。我戴上它們，再次深呼吸。這是正確的空氣混合物。儲氣罐下方有一小塊折疊布，可以通過折疊處打開。在裡面，有一些五顏六色的長方形紙和一些卡片。我在透明塑料蓋下取出卡片。上面有一張未知物體的圖片，中間是一串數字，“80667”，右下角是“*Tataraka*”。我可能無法預測，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會被一些地球人稱為“*Bobby*”。

(而斜體字是*Bobby*第2話之前的經歷)

我在一些樹下醒來。我打了個哈欠，但這個哈欠感覺不同。事實上，地面感覺不同。我清楚地記得我在野外，但在堅硬的沙地躺在上面很舒服。我和地面之間有一層毛皮，在我的睡眠中起到床墊作用。我睜開眼睛，視線模糊，只能看見幾棵樹之內之物。但我能聽到那遠處的風聲。我深吸一口氣，聞到混合著幾種芬芳的氣味，被一股強烈的臭味包裹著。我用蹄子踩在地上想要起身 蹄子？在深灰色毛腿的尖端？我發出聲音，聽起來很深沉的鼾。我是Jonathan，我是……一頭野豬。

我站起來。由於某種原因，我修長的腿很弱。我靠在旁邊的沙牆上支撐自己。我調整了腿的位置，終於可以站立了。我邁出一步，結果發現我比我想像的要重。我深吸一

口氣，向前邁出一點，然後是另一條腿，另一條腿，再是另一條腿。我現在可以平衡體重並移動。我抓起我的背包，它很重，所以我拖著它。幾百米後，我決定把它背在肩膀上會更輕。

我站得很直，我能感覺到我的腿充滿了肌肉。他們正在將能量從土地轉移到我的身體。我想跑！我真的有這衝動。但我碰巧被空氣中的氣味分散了注意力。它聞起來像身體，像我的一樣，但臭得多，好像有人幾天沒洗澡，然後用尿和便便洗了自己。很快，興奮戰勝了擔憂，我指向了某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比想像的要難，我之前沒控制過兩雙腿。很快我就找到了節奏，那就是左前右後，右前左後，或前二後二，千萬不要失拍，小心不要讓他們翻倒。我又吸了一口氣，開始衝刺。

經過一番努力，我終於可以用我虛弱的腿讓自己動起來了。我注意到我所站的這個地方並不完全是偏僻的地方。隨著某個地方升起一個閃亮的球，該區域變得明亮起來，我可以看到我周圍的東西。這個地方並不全是沙和懸崖，有一個平坦的長表面，可以看到我看不見的距離。這可能是一條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我就是知道。如果它是一條路，它必須通向某個目的地。我站在上面走，願意看看它會把我帶到哪裡。走著走著，總覺得有些不對勁。成千上萬的沙子和小石頭在我的腳下和我的短腳指之間不停地磨擦。我很快就感到疼痛。我無意中踢了一個物體，我低頭一看，是一對物體。帶有開口的長橢圓盒子。它們的形狀像我的腳，但稍大一些，顏色為灰色。我猜人類穿上這些是為了走路，所以我穿上它們。很好，我的腳不疼了。

奔跑很棒！我在樹林間奔跑。一去，沙泥飛揚，如綠風。我看不到遠處，但我可以嗅聞和感知遠處的樹木，一旦氣味最強烈，我就會躲開一棵樹。我向左轉，到達一條水泥路。我看到一個人造石懸崖。當我還小的時候，我常常爬上這些，看看我能走多遠。

又吸了一口氣，我跑上去。我的腳在攀爬時會自動保持平衡，和我在地面上行走差不多。當我再次降落在地上時，我感到勝利。

我頭頂明亮的圓頂變暗了。涼風吹過。數以百萬計的海滴從天而降，擊中我。它們流過我的頭、我的臉和我的身體。我整個人都感到不舒服。我的外層發癢。海滴開始變大。很快，我感到自己在發熱，我的外面即將爆裂。我發出一聲尖叫，跑了，把背包丟在身後。海滴充滿了我的視線。通過我的舞蹈的視野，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形狀。它是筆直的，兩邊各有兩棵硬樹。但樹不是樹，沒有葉子或樹枝，而且它有一個堅實的頂部。我進入裡面，它排斥所有的海滴。旁邊有一塊水平的木頭，我坐在上面，試圖抖掉水滴。這棵樹很大，而且它的一側是密封的。在那一側，上面有一張綠色和棕色粗線組成的方形圖。我觸摸它，它可以取下來。我把它戴在頭上，取回我的背包，一直呆在那裡直到海滴不再掉落。

天色變暗，冷風拂過眉頭。很快，雨滴落到了大地上。我的皮毛濕了。我尋找一棵大樹，山對面有很多。我留在一個以下。幸好雨很快就停了。我盯著泥濘的地面。幾小時前它就乾了。我有個有趣的想法。我在地上打滾，讓泥漿粘在我身上。柔軟的泥漿在我的皮毛下流淌，填滿了我粗糙的皮膚。它像絲綢一樣光滑，像蓬鬆的靠墊一樣舒適，在我的皮膚上揮之不去。在這個池塘里打滾後，我滾到另一根樹幹上，故意把身體猛地撞進去，讓上面的水都滴到地上，我又洗了一次泥漿浴。

謝天謝地，海滴不再從藍色圓頂上掉下來。然而，水滴仍在下落，從那些樹和任何更高的表面上落下。所以我決定坐下來，直到一切都乾了。這時我才意識到一件事，我身上的薄布並沒有濕透。海滴從縫隙中流過，沸騰著我的身體。我脫下上衣，取來一塊軟布。這個可以泡走海滴。當我將上下布掛在水平木頭上時，一個雌性人進入了打開的

樹。她的額頭上纏著一塊閃亮的布。牠身上穿的衣布那麼少。我可以看到牠的腿和腹部沒有被遮蓋。

“哦你好。”牠看到了我，並傾向於走開。

我塑造我的嘴，我發出聲音，

“城……城市在哪裡？”

“向東2公里，步行約二十分鐘。”

“謝謝。”

一旦我確保沒有海滴在我身上，我休息一下，然後再起身走路。閃亮的球越來越大，我能感覺到自己越來越熱。我把手和腿上的布捲起來。一個衣著短的雄性人從我身邊走過。我看到一隻飛舞的黑色昆蟲落在他的手臂上。幾乎立刻，那個人就在手臂落地的地方拍了拍他的手臂。黑色的昆蟲躲開了牠，落在了我身上。

“先生，”我對那個人類說，“你為什麼要殺死它？”

“你很快會知道的，年輕人。”

黑色的昆蟲停留了一會兒，然後飛走了。

“哇，”男人驚訝地說道，“你是防蚊的。”

“我是什麼的？”

“年輕人，這些蟲子吸血。除了這個，我從未見過放棄血液的。順便說一句，你穿著那些長袖和面具不熱嗎？這些不是遠足的最佳裝備。”

“我需要它們。”

“你當然要。我要行了。再見。”

在所有的泥漿都乾掉之前，我聽到了來自下面的聲音。我起身，向山腳進發。那股可怕的野味還在四處飄蕩，但在它上面有一種新的氣味，一種熟悉的氣味。我站在懸崖的頂端，俯視著一條混凝遠足小徑。不知為何，我能聞到危險。我無法完全描述氣味。一

些塑料包裝防腐劑的氣味和混合火藥的化學物質的輕微氣味。這是我不想靠近的氣味。但我必須通過它們。那可辨認的氣味越來越濃烈。我慢慢地走下懸崖。幾隻人類幼崽看到我，指著我大喊。我無視牠們，專注於我的平衡，然後我觸地。我走過興奮的孩子和震驚的成年人。一個小女崽伸出手，渴望撫摸我。我銳利地瞥了牠一眼，嚇得牠趕緊收回手。我繼續前進。通常，如果我是人類，我會拍拍她，但我不是。而且我不喜歡牠的氣味。我迅速前往我感覺到更強烈氣味存在的地方。

走過左沙牆右懸崖的荒路，我發現一塊木頭做的指示牌，上面寫著“寶馬山”。我順著那個指示牌的方向，看到了一些人類住區。在山下，有巨大的銀盒子，它們越靠近山，密度就越高。有一個長長的海洋，一個直立的海洋，將集中的高大閃亮盒子隔開。這就是人類文明？他們為什麼要建造這麼大的盒子來代替土地？我向左看，看到一個長長的橙白相間的大盒子，立在山的中央。我拿出卡片，上面有一個數字和一個單詞。那個盒子看起來和卡片上的一模一樣。我走得更遠，那個橙白相間的盒子變得越來越大。兩個人類接近我，一雄一雌。我攔截牠們，指著那個盒子問牠們，

“那是什麼？”

“哦這個？”雄性人類說：“那是……”

“樹仁大學，”雌性人類說道。

“那是樹仁大學？”我說。

“是的，”雄的說。

“謝謝。”

兩人離開。我盯著這個盒子。腦海裡突然浮現出很多畫面。我記得在這裡學習，直到有一天，一個麵團狀的物體吞噬了我。

那種野味越來越明顯。我現在可以明確識別了。它聞起來像我，但略有不同。我現在遠遠地看到他。他推開一個垃圾箱，在裡面找到了食物。我現在可以知道，我一直感

覺到的氣味屬於我面前的這個野豬，他是擁有這片山頭的野豬。這是他的領地。我躲在一棵樹後面，預測我的攻擊速度。我全速沖向他，用我的尖牙刺向他的側身。他受傷流血，但並沒有倒下。我們面對面站著，跺著蹄子。我們互相衝鋒，一推，加上他已經受傷的事實，他倒下了。而且他再也站不起來了。為了慶祝，我磨着牙，四處小便以掩蓋他的氣味。我知道現在我擁有了這片土地。我找到一條河，喝了很長時間，一聞到他的氣味就小便。我會很忙了。

中途，山路盡了。一個雌性人從右邊出現。從牠走的方向來看，牠會走我走過的路。我循著牠的腳步，看到一條堅硬的灰色道路。我沿著它走下去，有向下的樓梯。很快我就踏上了一條石粗路。在我面前，有移動的矩形巨人。他們停在一些地方，旁邊的一個艙口打開，它吞下了人類。哦，等等，那些是巴士。我感到胃裡發出隆隆聲。自從那些海滴落下以來，我的力量一直在減弱。我急需食物。我走在路上。在我的右邊，有一個向下的樓梯和一些大箱子。那些是餐廳。我在我的右邊看到一個五顏六色的。這是一家便利店，食物！我衝進去。展出的物品種類繁多，但看起來都不像食物。在一排人類旁邊，我看到一些紅色的球和黃色的棍子。我脫下我的面具，聞一聞，它們感覺很好吃。我立刻拿起一根黃色的棍子塞進嘴裡。它裂開，灑在我臉上。

“嘿！”一個穿著獨特製服的雌性人攔住了我，“吃前付錢。”

付錢？這裡的人類在吃之前有一些事情要做嗎？不打算停下來，我咬了紅色的。兩個外觀整齊的雄性人來抓我。在入口處，我看到一些人類幼崽打開了一些五顏六色的袋子，吃著裡面的東西。哦，原來這就是人類吃的東西。我嘴塞滿東西喃喃自語。雄性人放開了我。我伸手去拿我的背包，把裡面的東西一一拿出來。直到我把那塊薄薄的折疊布舉到他們面前，彩色紙的一角露出來。

“一個銀包，”其中一個叫道，“你不必偷，你有錢買。”

“真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另一個叫道。

我又進了店裡，挑了幾個好看的盒子，排好隊，把彩紙給雌性人，換來幾張彩紙。

當我上山時，我能感覺到我的胃在隆隆作響。我需要吃東西。除了我的氣味外，我能嗅到一些甜蜜的東西，就在我的蹄下。我開始挖掘。我挖了一個大洞，看到一些白色的根。那是樹根，它們的氣味很誘人。不是含糖的甜味，而是一種天然的水果甜味。人類在飢荒期間吃這些。但他們還沒有挖得足夠深來找到優質的。我咀嚼一個，它很粗糙。那是因為我嚼錯了。我挖得更深，有白色的根。我咬了一口，它們很棒。它們很嫩，味道濃郁。你可以嚐到一點泥土的味道，一種令人上癮的泥土味道。含糖的液體很快流過口中。我移動到另一個區域。我在一些我喜歡它們氣味的樹旁邊灑我的尿液。我需要佔用這個區域，以便在這裡享用食物。我找到了一些橡子。它們就在地上，讓我吃。它們具有堅果質地和煙熏味。這座山，不像我想像的那樣貧瘠，他有各種各樣的菜單。當我在尋找橡子時，一隻老鼠經過。蛋白質！我跳過它，用牙齒咬住它，然後把它壓成死亡和血塊。很難描述這種肉。它是結實的，它實際上是多汁的，但有一股可惡的腐爛香氣。

吃完食物後，發光的球很高，地方很熱。我設法進入了大學大樓。我觀察了一些人，看到他們穿過一堵透明的牆，進入了我現在知道的被稱為研究院綜合大樓的大盒子。我看到一個樓梯下到一個沒有人類守衛的入口。我推門，那裡有涼爽的空氣。這就是我想留下的地方。我摘下面具，深呼吸。這裡的空氣不那麼刺激，但我仍然更喜歡用面罩。我發現了一種由一些彩色材料製成的水平木頭。我躺在那裡，閉上眼睛。

很快我就被一個穿著黑布的雄性人吵醒了，牠對我說，

“喂，你是誰？你的學生證呢？”

我給牠看我的銀包，或者牠們是這麼稱呼的，然後打開它露出我的卡。

“80667, Tataraka。哦，所以你終於來了。來，別睡在這裡，我們帶你去HMU”

“什麼是HMU？”我疲倦地問。

“宿舍管理部。玲，通話”他對著一個黑匣子說，“我們這裡有一個交換生，告訴 HMU 做好準備。現在，起來吧年輕人。我很忙的。”

傍晚時分，我看到幾隻野豬衝下山坡。迷茫中，我跟著他們。他們似乎很興奮。我向他們咕噥咕噥，他們用短促的咕噥聲回應。我無法從他們那裡明白一個字，但我知道他們試圖表達什麼：山腳有食物！當我和他們一起衝下山腳時，他們都躲在灌木叢中，盯著人類的水泥路。一個四輪紅色金屬巨人從天而降。那是一輛的士。所有的野豬都在追逐它。的士停在一個地方，車門打開，一隻人丟下一個大膠袋。的士向前走了一點，車門再次打開，又一個袋掉了下來。它會再發生一次，直到的士離開。野豬們撕開塑料袋。那些是麵包皮。我遠遠就能聞到。它聞起來有點化學，但我又餓了，所以我衝進去吃了幾片。它們很香，它們太軟了。他們不是我喜歡的。一些野豬感激地咕噥著，聲稱它每天都會掉落好吃的東西。很快，當我撤退到自己的領地時，我感到我的胃在咆哮不舒服的咆哮。這食物太軟了，不適合我堅硬的肚子。

在填寫了一些表格並獲得了一張新卡後，人類指示我到一個有移動門的地方，電梯。我乘電梯到了九樓，找到了 918 房間，就像我的新卡上寫的一樣。閃亮的球變成了橙色，沉入了遠處的群山之下。我在讀卡器上輕敲卡片。隨著一聲巨大的“嘩”聲，門被打開了。兩個雄性人類已經在這裡了。牠們盯著我看了很長時間。左邊的站起來，走到我前面，伸出一隻手說，

“*Jonathan Wills*。”

牠可能就是這樣稱呼自己的，一個名字。所以我抓住牠的手告訴牠我的，

“*Tataraka*。”

夜幕降臨。我找了個地方躺下睡覺。但我不能。我心裡一陣騷動。我走向一個可以看到城市的地方。我只能看到模糊的光點。但從金屬氣味我可以看出來，我面對的是

城市。我能聽到遠處的槍聲和痛苦的叫聲。我聽到深山的咕噥聲和嚎叫聲，哀悼我們在城市中死去的同類。

我抬起頭，發出一聲長長的嚎叫。

初撰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10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

*Jonathan*將在第 13 話回歸(如果有的話)。